

拉儿欧

五月八日——怎樣可歎賞的一天啊！我偃臥在草上整整地過了一朝，在我底房前；在蓋着房子底大楓樹底下，那樹滿遮着那房，並且滿掩着樹蔭。

我愛這鄉間，我願在這兒過活。因為和牠有關係，這些深而密切的關係，是因祖先生死之地而留戀，因自己的紀念和衣食而留戀，本鄉的口頭語，鄉人說話的聲音，土地底氣味，村莊底風味，還有自己的神色，對於這一切的習慣如食物然。

我愛我在那里生長大的我那房子，從窗間看見來因流走，沿着我底園子，在大路後面，幾乎到在了我家，自魯昂往哈埠去的大而寬闊的來因河，許多漁船漂浮過去。

左邊，魯昂，是廣闊的城，住有很稠密的老教堂的居民，他們是不可勝數的，脆弱的也有，慷慨的也有，都被大教堂的鐵尖頂統制着，鐘底響

聲在上午底壯藍的天空中充滿了，我聽見他們底緩緩的遠遠的打鐵聲，清涼之風又把他們底響亮的聲音送了來，隨着風底蕩動與鎮定，漸而高了，又漸而低了。

這是多麼晴朗的早晨呵！

將近十一鐘，一個長大的船，牽拖在一個旁的輪船上，大如一個蒼蠅，困難的氣喘着，一面噴射着濃烟冒犯在我底柵欄之前。

在空中飄蕩着的紅國旗的英國的兩個二檣船之後，來了一個壯大的蘇木的三檣船，完全是白色，出奇的潔白而鮮明，我敬慕牠，我不知爲什麼，看了如是多的船給我增了許多的愉快。

五月十二日——自從幾天以來，我有些痼疾；我覺得痛苦，或者寧可我覺得憂愁呢。

從什麼地方來了這些奧妙的勢力，把我們底幸福變成敗興，把我們底

無望變成煩悶？據說是面孔，滿帶着神秘之威權的看不見的面孔。在咽喉裏唱歌的羨慕着，我滿是快活地醒來了。——何故？——我沿河走着上了岸；在一個小遊之後突然憂愁着歸來，好似有些災難在家裏等候着我呢！——何故？——是一個冷顫正觸着我底皮膚，惑亂了我底神經，使我底靈魂憂鬱了嗎？是雲兒的形態，還是畫色，物景，在我眼前如此變化着攪亂了我底思想了呢？所有這圍繞着我們的一切，在我們身上，在我們底器官上，又滲入在我們底意像上，在我們底心裏。我們不凝視而看見了，我們不認識而微微地觸着了，我們不動而摸着了，我們不分別而猜着了，全是些模糊的印象——奇異的，不可解釋的。

何其奧妙啊，這些看不見的密秘！我們不能測量之以我們可憐的感覺，以我們底眼望去，也不太大，也不太小，也不太近，也不太遠，也不是星點似的居民，也不是一滴水似的居民，……我底耳朵欺哄了我，因

爲在聲響時牠給我們轉移了空氣底振動。耳是仙女，她有改變動作成爲聲音的大功勞，由這變化就成了音樂的起原，吐出萬物底歌唱的抑鬱的憂悶……用我們底嗅覺，比狗底遲鈍的多……用我們底感覺僅僅地能勉強地辯別出酒存的年代的滋味！

啊！如果我們有些別的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還能在事物上發明許多呢

！

五月十六日——我是病了，我的確是病了；上月起身時還好着呢！我有了瘧疾，一底殘酷的瘧疾，如能把我底靈魂入了軀殼，那末寧願患瘧疾的衰弱了。我不住地有這種可怕的感覺，不幸的恐怖來了，或是死逼近了，這個推知是無疑地從一個隱惹的不幸裡，正在血裏生呢，正在皮膚裡生呢。

五月二十五日——沒有一點變化啊！我那情況，真的，很奇怪的

慢慢地將近黑夜了，一個不可解的憂念纏繞住我，就如同爲我藏着可怕的威嚇呢。我赶快晚餐，就試驗着讀書；但一字也看不懂；區別字母也困難。我於是走到廣闊的客廳中，在一種昏昧的不可抵抗的恐懼壓迫之下，睡眠的恐懼和寢牀的恐懼。

有兩點鐘的工夫，我上我底屋裏去，很費力的，我上了兩鑰匙鎖，我推上門門，我害怕……怕的什麼？……至此我一點不畏懼……我開開我底衣廚，在牀底下看；我聽……我聽……什麼……是奇怪的，一個簡單的憂鬱，或是一個循環的昏昧，少微充滿些血神經細絲底刺激，一個小小的攪亂在很不完全的動作裏，並且我們底很纖弱的活的機關中，或者能讓一個最欣喜的人成了愁悶的，一個最勇敢的人成了怯懦的嗎？以後我就睡了，我等候着困倦如等候劊子手似的，我恐怖地等候睡意來到，我底心跳打了，我底腿戰慄了；我全身戰慄在暑熱的被單裏，直到我忽然

到在安心的時候，如跳在一個水停滯的深淵中溺死一般，我覺不到安心，如同從前這不忠的困睡，隱藏在我底身邊，牠偵探我，牠將使我從頭上患病，將使我閉了雙目，將滅絕了我。

我睡熟了——許久——兩點鐘或三點鐘——以後作一夢——不是——一個同寢者抱緊我。我很覺得我是躺下睡著……我很覺得他抱緊了我，並且我見了他……我也覺得一個人靠近了我，注視我，摸我，上在我底牀上，跪在我底胸上，拿住我底頸在他手中緊握……握……握……用他底全力爲的是扼塞我底咽喉。

我，我爭論，但是被這至極的無能力縛住我，在這夢境中我瘋顛了；我要喊叫——我不能；——我要搖動——我不能；——我一面在喘着氣，我極可怕地試着翻身，踢倒這壓碎且窒息了我底東西——我不能！

倏然之間我醒了，使我癡狂了，出了一身汗。我點著蠟頭一看，只有

我自己。

在這個病勢底變化以後，她革新了所有的夜間，我究竟很安靜地睡熟了，「一直到黎明。

六月二日——我底情況又加重了。我有什麼法子？怎樣治療也是無效。不多時，爲使我底身體疲乏。我去呼吸輕而溫的新鮮空氣，充滿草木和葉子氣味的空氣。在脈管裡注入新的血液，在心裏注入新的氣力，我走上一個打獵的大路，就轉向布易地方，從一個狹小的路徑，進在參天高的兩排樹木之間，顯出一個在我與天之間的濃而綠的，幾乎黑了的頂蓋。

我忽地打了一個寒戰，不是冷寒戰，但是一個奇怪的憂鬱的寒戰。

我急速地走，在這樹林裏顯然是孤單的一個人，不知爲什麼恐怖起來，由深深的孤獨，不省人事的樣子，忽然之間，好像有人跟着我，在我底腳後走，很近，可以摸著我的樣子。

我遽然轉過身來，只是我自己。只看見有直直的寬寬的道路，空空的道路，高起的道路，空洞洞的怪可怕，在那一方，也是渺茫的失了眼界，完全一樣地使人恐怖的。

我閉上了眼。爲什麼！我很快地轉了一次脚跟，如要了一次車輪。我幾乎昏倒；我睜開眼一望；樹木在跳舞，大地在飄蕩；我恨不得坐下。啊！我再也不知從那兒來在了這裏呢！

奇怪的記憶啊！奇怪的，奇怪的記憶啊！我再也知道什麼了，我已由那旁起身轉向右走，又回到引我到在森林地方的路徑上。

六月三日——可怕的在夏之夜，我將要去幾個星期，一定作個小旅行再回來。

七月二日——我回來了，我底病痊愈，此外我已經作了一個動人的遊歷。我參觀了我沒有去過的聖米射山。人們和我一樣，當着到在阿夫郎

失城，就將近一天之終了！這城市是在一個小山上；人們領我進在一個在
城市一頭的公共花園裏，我發出歎賞的喝采來。一個彎曲的小海灣伸展在
我底面前，一望無際，在相隔的兩岸之間，迷濛在深遠的濃霧裏，那裏的
廣遠的黃色的海灣，在金色的光亮的天空之下，却增了些暗淡色，砂石中
豎起着的一個奇怪的山尖。太陽將隱沒了，天涯還發饑呢，在岩石側面畫
圖。那岩石在尖頂上保持着一個變幻不朽的大作物。

自黎明，我向聖米射走去。海是矮矮的如昨天晚上一樣，並且我瞧見
在我面前張掛着，這時一面望海而靠近一個奇異的修道院，在走了許久之
後，在非常大的一片石塊上遇見了一個在大教堂統治着的城市。我攀登矗
立而狹小的街道，進在了最可歎賞的爲天主建築的古住所。其寬廣如一座
城，滿是匾式的房廳，在虛弱的圓柱支撐着的高而弓形的迴廊下。我進在
巨大的花崗石底珍品裏，其淡泊如一塊花紗似的，上面是些小鐘塔，在這

裏有些彎折的梯子，這梯子白天放在藍空裏，夜間放在深黑裏，小鐘塔們奇怪頂上被怪物，鬼臉，獸頭，和些新奇的花滿了，好似又用了一個已加工製造的纖細的橋的環洞捆束住他們。

當着上在山頂上，我向伴隨着我上來的僧人說：（我底長者，您在這兒應當是何其安樂呵！）

他回答道：（這裏好颶風，先生。）我們一面歡笑地談着，一面留神跨上海邊，海是在砂石上亂流，並且沖著一個魚類的硬殼。

僧人說這地底老歷史，永存的聖傳，使我生了許多的悲痛。

老歷史之中的一個，打擊了我許多。這山中的鄉人們，要求僧人坐在夜間底砂石上講，以後人們聽見兩個牝山羊叫，一個是雄壯聲，一個是軟弱聲。一些猶疑的人們決定這是海鳥叫，不多時，彷彿是羊叫，又不多時彷彿是人底怨聲；但是後到在這裏的漁夫，當他們閒蕩在兩潮之間的海岸

的沙邱上時，見了一個空着的守羊的凳子，一個婦人看守之下的牝山羊，後來果然就走出了一個不相識的——頭覆着無袖外衣的老牧者和一個老嫗，兩個人頭上底長髮都白了。領引着羊，在他們前面一邊走着，一邊不停地說着話，不知不覺地吵論着，以後羊全力地叫起來，他們兩人忽然緘默了。所以這時漁夫們發誓已經猜準了。

我對僧人說：（你以為這些事怎樣？）

他喃喃地說：（可是他們這些人如果生在另一個世間，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遇見他們，無論如何您不會看見他們，您？無論如何我不會看見他們，我？）

他回答說：（我們看見過各地都如此過活嗎？喂，這不是？風是自然界力量最大的，風傾跌行人在山谷，暴雨是拔去樹木底根，翻動樹木底身，揚起高山似的海浪，把海岸的懸崖破壞了，把航海的大船扔在沙灘上，

風使凡百事物皆厭煩，牠仍是嘯，牠仍是呻吟，牠仍是怒號——您看見了嗎？您能看見嗎？但是牠永久是存在着。）

在這簡單的議論上使我沒的可說了，這僧人是位慧者或是位愚者，我不能確然決定；但是使我沒的可說。他所說的那些話，我時常這樣想過的。

七月三日——我沒有睡好覺；一定沒有睡好，這裏有一個患瘡疾者的感應，因為我底車夫和我患了一樣的病而痛苦了。當着昨天回來時，我看出他那奇異的蒼白面色。我問他說：

——你有了什麼症癥咧，阿昂？

——我不能够休息過來咧，先生，這是我底夜當了白天。自從先生起了程，這種事情，好像一個命運似的壓迫住了我。

然而其他的那些傭人，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很怕我底舊疾復發，我。

七月四日——真的，我害病了，我底那些舊夢魘又來了。就是這夜。我覺得一個人蹲在我底身上，並且他底嘴在對着我底嘴，在我底唇間吸我底元氣。是的，他窒塞住我底元氣在我底咽喉裏，如同將要制死一個蝗蟲一樣。以後他飽了起來，並且我，我也醒了，如此地受了擊傷地，破碎地，絕滅地醒了，我不能再搖動。這種情況還接連下幾天去時，我一定就再走了。

七月五日——我失了靈性了嗎？這是如此奇怪的。已過了前夜，我底頭腦迷惑了當我做夢時！

我每夜如是，我方用鑰匙關上門；又渴咧，我喝半杯水，而我偶然看見我底水晶瓶是用清水一直滿到塞子口。

我便睡去，而我陷在受了可怕的毀害有兩點鐘之久的抽出身子來以後的非常困睡之中。

請你個畫睡人，人們使之煩惱的睡人，並且小刀插入肺臟裡醒來的睡人，並且他喘氣，並且他將死，並且他不懂——那一切的煩惱。

究竟我恢復了我底靈性，我重新喝了水；我點了一截蠟頭走向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水晶瓶。我拿起來俯在我底玻璃杯上；一點也不流水——牠是空空的！完全是空空的！起初，我毫不知道是怎的；以後，忽然我又受了一個可怕的感動，我恨不得坐下，我寧可倒在一個椅上！以後，我在一跳間，再直立起來爲的繞着我身旁凝視，以後，我再坐下，被驚愕與恐怖而狂亂了，在透明的水晶瓶之前！我目不轉睛瞻望牠，推測着猜想。我底手戰慄了！這裏曾放過水嗎？誰？我？我，沒疑嗎？這只能是我！好了，我乃睡夢中起來而作的夢，這時刻，我是魂不附體了，如同有兩件分不清的事情纏繞着，或一個異外的不可知的且不可捉摸的奮激的事情，正當我們底靈魂麻木了，是時時刻刻來纏繞我的，我們底生擒的身子受了屈服時

，好像服從我們自己，或是還要甚呢。

呵！誰知道我底可厭惡的憂慮啊！誰知道一個精神壯健的，腦子很清醒的，充滿了靈性的人戰戰兢兢地穿過一個當他睡覺時消滅了水的水晶瓶凝視的情緒啊！並且我在這情況直到天明，不敢歸於我底臥牀。

七月六日——我成了瘋顛者了。這夜有人又喝了我那水晶瓶裏的水。那如我先把牠喝了！

然而這是我？這是我？這是誰？誰？呵！我底天呵！我成了瘋顛者了！誰救救我呢？

七月十日——我要作些特別的嘗試。

我決定是瘋顛了！但是呵！

六日那天，在睡覺以先，我坐在放着葡萄酒，牛乳，清水，麵包和蛇蛋果的桌旁。

人已喝了——我已喝了——所有的水和一些乳。人不動酒，也不動蛇蛋果。

七日那天，我已重新一樣地嘗試了一次，又得了同一的結果。

八日那天，我拿去了水和乳。沒人動不點。

究竟九日，我又放在桌子上水和乳，但只是用白紗布包封着水晶瓶，且用細繩結住塞子，以後，我用鉛粉抹我底唇，我底鬚鬚，我底雙手，我便就癱了。

勝不住的困睡逼住了我，不久殘酷的猛醒追了來。我毫不感動；我底被單上不見水底痕漬，我就突進在桌旁了。貯藏着瓶子的白紗潔淨的在着。我解開小繩，恐怕着跳動。有人早把水全喝了！有人早已把牛乳完全喝了！呵！我底天呵！…………

我要立刻起身上巴黎了。